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四

議附進故事

御名議

昇 南唐李高祖名兼 太宗諱日故其支下子孫如

真宗 英宗 哲宗 欽宗 皆從日惟

太宗從王所以 孝宗舊諱亦從王今以王為偏傍甚
合 太祖支下之意

壽 壽字前代帝王未有用之者似可用

畢 既是武陵東海二王名最唐昭宗名兼亦是

太宗支下所用者似不可用

的 初意竊謂太宗御諱從日其直下數朝多取日字
所以今諱不欲從日惟 太祖御諱從王故欲以王爲
偏傍又勺似二日今若不拘此說則此字亦可更乞裁
處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議曰臣聞皇墳帝典咸述於徽謨玉鑰金函悉儲於美
號然史紀五帝之壽於古獨高而尚稱三后之年歷書
有永蓋履位既久則膏潤之被也必深而享國既長則
治功之凝也必盛在功德之兼茂宜名號之益章恭以
熙朝上承堯運 仁皇御曆四十二年 高宗中興三
十六載備淳熙之繼體亦四七以承休逮我光皇垂及

三紀義昊而上莫可訂詳詩書所編於斯爲盛昭德作
謚豆鑒在茲恭惟大行皇帝夢日開祥神光闡瑞萬善
衆美天授神鍾迹其登賢聘逸消庸斥回放勛之明也
歡奉 兩宮善述前志重萃之孝也食不御珍衣常屢
澣大禹之儉也陰燠小愆露禱清禁文王之畏天也未
昕眎朝暑寒不變宣王之勤也眎民若傷念兵若已敬
大臣恤小民察邇言而莫惑聖讒說而不行郊廟迭舉
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宮以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
始再臨錄宣聖之後賜諸儒之謚奧學上窺於軒昊飛
毫俯爛於雲章既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
右蠲兩浙丁錢之困減江東折帛之重建學以屋宗枝

錫廟以表忠節苑囿不脩游幸絕跡禁令特嚴於金翠
仁心下逮於宵翹聞民食之稍艱卽發豐儲之廩念民
生之不易數捐內帑之金凡帝執王塗聖言哲行若脩
身之三德暨爲治之九經無不躬蹈而力行積久而不
懈用是純德上格寔意下孚五雨十風群生茂豫冰天
桂海愛戴同心重譯鞮鞞連歲輸忱四世金讐絕幣不
與粵自南渡塊土未還今也名若魏梁大若齊魯畧河
以北循山而東奉圖職方請印少府而又中土人心影
從風動豪士則挈州送款黔民則襁褓歸仁列處邊亭
凡數百里萬艘餘粟沾及儉荒矧其傳國古璽元祐寶
章與夫薦天之璧祀廟之噐爵尊璫珂鐘律鏗鐸列玉

大圭盡歸廣內邊吏不絕受史館不絕書履德於踐祚
之始收功於真積之餘巍巍煌煌光洗六合如清風戒
曉而白日昇如蟄雷起春而應龍奮良由德盛於身故
功顯於世本末有第非倖而致仰惟玩志穆清觀道昭
曠宜千億歲比筭三皇顧以求衣中宵忘食過軒焦勤
聖體寢爽天和旣愆豫於逾旬尚臨朝於一日若與臣
子永訣仙凡自是廣庭不再清蹕三靈爲之色變萬宇
爲之心摧初玉几甫憑亟命聖子丕承大統盛德日新
謀惟先帝之詒孝極慈帟之奉而又首遵母后
之訓必行三年之喪付託得人海邦胥慰體天議謚亟
命末臣臣是用循列聖之規刺六經之制闡章天之

藻德酌希代之雋功合爲徽稱用昭億世謹按謚法功
施於人曰仁聖德廣運曰文知人能官曰哲闢土斥疆
曰武接下不驕曰恭繼志成事曰孝夫澤流方夏餘被
北方非功施於人乎道統旣明邪說自殄非聖德廣運
乎信賢逐佞至明不惑非知人能官乎北方輿版日衍
月增非闢土斥疆乎群臣謁奏竦躬危坐非接下不驕
乎憤解百年功光 列廟非繼志成事乎夫賢起有堯
之野萬國咸安舜躬天德之全出寧四海或遺大龜之
寶亦取安邦或惟武功之圖亦貴能救然則寧之爲義
大矣哉夫植顛號建鴻名必也稽之事業攷之僉輿閔
諸百聖而不疑質諸鬼神而無媿故薦於天而天心受
陳於廟而帝意愉芾昭曰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
謚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
廟號寧宗

祧廟議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功宗
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有不毀者
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此商之
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此則出於七
廟之外而不在于七廟之數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
而太常禮官以爲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
禘而已由是言之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

也明矣自商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爲九室是爲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

太祖 太宗爲一世廟 真宗爲二世廟 仁宗爲三

世廟 英宗爲四世廟 神宗爲五世廟 哲宗 徽

宗爲六世廟 欽宗 高宗爲七世廟 孝宗爲八世

廟 光宗爲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 太祖皇帝爲帝

者 太祖之廟 太宗皇帝爲帝者 太宗之廟蓋萬

世不祧正所謂與 太祖之廟而七固在於九廟之數

也至於嘉祐制書以 真宗爲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

制書以 仁宗 神宗配商之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

書復尊 高宗爲不祧之廟夫 仁宗 真宗 神宗

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 太祖 太宗之比今俱以功

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

可也夫 真宗 仁宗 神宗 高宗既在九廟之外

則自 太祖以至于 光宗實爲五廟而已光宗爲五

世廟則 大行皇帝始爲六世廟如是則於祖固無所

祧於廟亦無所增質之於經而爲當參之於禮而爲宜

固無一而可議者若曰 真宗 仁宗 神宗雖不可

祧而實在九廟之內沿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 太祖

太宗既萬世而不祧 真宗 仁宗 神宗 高宗復

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內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

已他日或又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爲四爲三勢將至於祭禩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 大行皇帝始爲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謹議

明堂中辛議

近者伏睹制書易郊而宮區畫之善萬日一詞但今歲季秋上辛乃九月八日初五日合致齋乃適係顯肅皇后忌日考之國史事有相類者如紹興元年明堂初用九月八日後改用十八日得非以忌日不可致齋乎四年明堂初以九月五日後改用十五日其避顯肅之忌明矣而當時乃以未得九月節爲言然祭用辛日惟取

新潔之義而已曾不計其氣候也今歲九月十八日爲中辛而十六日已立冬切慮或者又以冬爲疑然隆興二年初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郊後以晦日改來年正月上辛然則易冬而春其不拘節氣也審矣區區管見合用中辛於義爲稱伏乞 朝廷更下禮官參酌施行

邊幣議

殘虜不道殺僂邊民然其辭則以幣言也犬羊之性人進則退人退則進彼固謂我可以恐喝也得則取積年之幣否亦苟數月之食吾力雖未爲全而在彼則甚憊非丙寅丁卯比也法當悉銳以挫其鋒使所至失利垂翅而遁截其歸路隻輪不返然後使可遣幣可議爾許

國之說不爲無理姑令條畫何人可將度用幾人賫幾日糧幾日而成功彼之居守者何人守兵若干其領兵而出者何人戰兵若干韃鞨已與之和否乎大盜已與之爲一否乎知彼度我纖悉條上其行與否又在廟謨耳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韃鞨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爲之 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虜而已管窺無長然不能自嘿唯朝廷擇焉

進故事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甚哉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堯舜之肇立人治三代之享國久長莫不以得賢爲基故春秋戰國以來凡數百年餘澤未泯當時列國爭以得士爲重然

則齊威王之言非春秋諸侯之言唐虞三代之流風遺法也雖然當是時豈惟齊哉楚以得臣重鄭以子產重晉以叔向重魏以田子方重燕以樂毅重自是而後漢唐開基之君守成之主皇皇汲汲求若弗及蓋亦習見三代戰國之遺而深監亡秦賤士之失也炎緒六葉至于武皇雄材大畧運動一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典大學脩郊禮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服匈奴平氏羗蕩南粵紹周後國勢尊疆治効彪炳亦既同風三代矣而帝也方且今年求茂異明年舉將相既招獨行之賢復思跡弛之士若一時不足於用者何哉唐之初造四方未一干戈未

收乃開館宮西延置英傑異時所與基三百載之業成正觀之盛若杜如晦若房玄齡若虞世南若褚亮若姚思廉若干志寧之徒皆極一時選畢萃天臺亦若不可一朝緩者蓋高祖太宗知夫翊扶昌運垂憲後昆非若是不可也下而戎狄異類之立國亦必以人不然元魏之據有中土胡爲而獨久哉戎狄之窺中國也亦以人而爲叛服不然何以虜酋相戒頭勿以晉爲圖哉然則是道也戎狄猶知之其可以堂堂中國而無可憚可畏之人乎矧今也新附未一外扞未嚴將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兵怯且貧而不足以應緩急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

風熄管仲有言一歲之計在植穀十年之計在植木
百年之計在植人蓋人才之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涵養數世封殖百年然後可以足一代之用夫苟長
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
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
晉擢之未成者當長育之不唯可以供一世之求抑
亦可以遺子孫之用雖然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
必得夫文武兼資望聞蓋世者而用之則其在朝也
可以尊中國之威在外也可以壯長城之勢雖中外
有故倉卒變興而國勢自重於九鼎人心亦安於泰
山矣方晉南渡士大夫有見王導者曰吾今日見管
仲無復憂矣然無則有如導者安得而不憂邪導不足
言也堯舜之智不徧物也親賢之爲急唯 聖心加
之意焉

隆興初北方歸附日衆宰執建議請於唐鄧海泗諸州
置止關隘凡關之外有以全城送款者用周人封建之
法以其地之廣陋而王侯之賜之鐵券許其世襲土地
貢賦悉資用度刑賞生殺並照勅令施行更不奏審每
歲正旦朝郊祀即令陪位遇有警急更相應援義同一
體以圖久遠之利

恭惟藝祖受天明命奄有方夏幾二百年矣乃姦諛
誤國裔戎亂萃赤縣神州淪於區脫今天人効順尺

刃不煩循山而東畧河以北請命下吏願更印綬此
千載一日之逢也然經理區畫招徠還定使復爲全
壤者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功也蓋寓度寬
者可以集衆智貨利薄者足以得人心必能運動於
英豪乃可并包於閩外深觀諸將未見其人又况氣
偏東南地裂西北懷近安者遺後患圖久逸者先暫
勞審勢度宜莫如分建助其不給永作屏蕃二虜於
是而窺覘群盜於焉而叛服設施一中孰不懾心三
邊有休息之期四海遂安平之望否則藩籬既撤內
動牽聯財匱力殫孰知底止歲月緬邈蚌鷓相持幾
不再來者古今事變之常覆護癰疽者自昔中國之

患儻今日之事眎僅同於膚髮則他日之疾决不至
於腹心千載良謨定於俄頃大抵功貴能立尤貴能
收漢高英明亟定諸將之賞唐宗猶豫倒持藩鎮之
權傳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唯陛下亟圖之

紹興十五年三月 高宗謂輔臣曰朕觀五十年前人
才皆是 仁宗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才正在作成也蘇
軾亦言竊觀 仁宗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
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
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

至哉 高宗之言乎真萬世帝王之龜鑑也天之於
人才無代不生也至於培之則成作之則起沮之則

銷落委之則斷絕此又係乎人君之責焉爾昔董仲舒之告武帝亦曰陛下思徃古以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然則人才之成亦豈一朝一夕之力哉百年養之一日用之平居無慷慨之士則臨事無激烈之人臣嘗汎觀士大夫之間矣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雖然竒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封護之未成者當養育之不惟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爲萬世之計昔者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十二諸侯皆來朝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夫以蕞爾之齊而其國中可恃之才其盛猶若是矧今日撫中興之機圖中興之業可不以是爲急務哉惟聖心加意焉則宗社幸甚

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曰縣令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竊聞積雨害稼雖三代盛時間所不免惟聖帝明王
不以爲天數而必以爲天戒故側身脩行上之所以
畏天者爲甚至蠲租已賦下之所以恤民者爲甚深
故水旱雖出於天者也而使之不能爲害者是又君
之所以爲天也若乃庸昏之主非歸之於定數則諉
之於適然是故告之而不知警之而不懼而禍敗乃
至矣雖然代天者君也析地裂壤而與君共理者守
令也不幸一方有水旱之異徃徃掩覆率不以聞其
或言之不曰旱不爲虐則曰水不爲災此風相仍千
載一日唐大曆十二年秋霖爲害黎幹言之而韓滉

沮之御史核之而劉澡又欺之向非代宗英明則上
下蒙蔽何由明白善乎帝之言曰秋霖溥博豈得渭
南獨無又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當言損何不仁
若是乎至哉斯言萬世人君之軌範也惜乎代宗明
足以燭姦而罰不足以懲惡欺君害民有爲劉澡者
誅之以警其餘可也乃僅自令降而尉焉使爲臣子
者何憚而不爲欺哉恭惟 陛下盛德格天歲書大
有然一氣嘿運升降靡常迺者五月之霖幾於太過
邇日之雨亦近於霖浙右諸州地勢卑下所傷已多
他郡積雨之餘螟蟥盛生戕賊禾黍而福建諸郡又
復有苦旱者臣愚竊慮郡縣壅不上聞欲望 陛下

仰思天戒俯念民生亟下明緝申飭守令凡有損傷
速以實奏如隱而不奏與奏而不實命臺臣監司覺
察重寘于憲大則勒停小則鐫黜庶幾上荅天變下
慰人心抑臣猶有愚忠敢畢其說往者梅霖未爲太
過而江淮城郭間有頽圯甚至都城西隅亦復埤落
數丈質之古史稽之前代水陰象也亦兵象也已事
前聞瞭然可鑒惟 陛下內則益加 聖心外則益
脩政事使菑害日去福祿日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取進止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樞密院進呈昨得
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郭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
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庫俵布搭息
一事 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令日下
住罷併本息蠲放仍令責問本人號曰老將猶有此等
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此等事如何不早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
軍凡有刻剝等事須即以實奏聞

臣竊惟 國務莫大於備邊邊備莫急於養兵軍中
委瑣往往人所難知臣得之營壘者頗悉試陳一二
焉諸軍調發或回柵拆洗所支發遣錢總所支降未
到即借兌於軍中備急庫比總所錢至自合正還今
乃暗收總所之錢明作欠眼按旬剋除又於支給之

際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鐵錢交子軍人安得不困邪
此其一也諸軍每旬券錢元降旨揮會子七分鐵交
三分今會子一貫市換鐵錢三貫四百乃止以鐵交
三貫一二百準會子一貫與之減尅於錙銖軍中又
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諸軍赤旁並已勘同然後出
給今糧審院率以小節不員追逮軍司合千人千里
往來絡繹于道得賂即釋動數百緡被追之人無非
哀率軍人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三也朝廷清明賞功
不吝今乃每上功狀必行箕歛賞功未下已困饑寒
此其四也箭手臨陣施過箭鑿軍司已即申報消破
元數而三軍回營之日不分施用及委棄之人並勒

買納却以其納過之數作添置入帳支破官錢此其
五也諸軍擺鋪專傳羽書今乃令其擔擎籠伏甚於
軍期山溪水漲殞於非命或稍沾水濕則懼罪而逃
此其不恤者六也陣亡之卒其妻與女法當措置嫁
遣軍中乃今不恤使之流落失所軍人見之莫不寒
心此其不恤者七也一壺之醪可醉三軍片言所臨
溫若挾纊平時不恤其困苦臨陣乃欲其授命古今
無是理伏願

陛下疏其貪狀示以顯侈仍戒餉臣隨事奏發使諸
將股慄咸畏 陛下之明三軍聽制咸知 陛下之
恩則戰守攻取何患其不如意邪唯 陛下財幸取

進止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比來州縣受納秋苗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行禁止三年 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於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

臣竊惟兩稅之重莫甚今日而州縣濬吏又從而取贏焉夏稅有絹秋稅有米以今準古可謂重矣絹有本色以物力取也又有和買以錢鹽易之也今皆無焉白取耳然亦各有法則焉比年以來州縣受納每疋之重至十三四兩其幅之闊至於二尺二三寸以直計之不下六七千絹不及等則又從而拘沒之夫

本色絹取之既重而和買絹官又白取况上供之絹不過以之給官與兵耳何至過重與闊徒以困民若是邪至若秋苗則州縣斛量尤爲非法升幾於斗斗幾於斛斛則加倍大約二石方輸一石輸及其半則廩庾已溢於是或折楮以便姦或易秣而爲釀秣之直高於秣也民何以堪恭惟九重惻怛之仁朝廷寬恤之書無日不下郡國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如此且比年三邊戍兵未撤而內郡常賦朝廷未嘗銖兩增焉今也內地之民反不若邊民之猶被優澤者良以貪狼之守餓烏之令剝啄生民無有紀極所至田野十室九空凡以爲此臣愚欲望陛下仰法高皇俯

念邦本特班明制嚴飭監司緝之重輕各仍本州之
舊無增無過其不中度者隨即給還使之別輸無輒
乾沒仍勅戶部無輕退庶幾州縣不得並緣爲姦爲
蠹秋米斛量止取常耗無創私斛以沃貪饕儻稍格
詔旨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歛少
戢民力稍寬元氣充盈至和感格宗社幸甚生民幸
甚取進止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四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五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恩施
甚備既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命賜之夫
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闔闢原於意端朝
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仰體明指深探大原
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
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
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

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爲堯而存不爲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大極一判伏羲神農黃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於洙泗見之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爲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尊孔氏同信六藝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挈當世不知荀卿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大爐旁薄群生不知楊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通氏微而顯曲而當旁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韓愈氏隄障橫流矯拂媮末撥衰反正洞視千古果足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未繫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關百聖而不慚道學傳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散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問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
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
之言治者則以爲運匪胥庭俗乖巢穴上聖御歷則極
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
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
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
以相閱限夫田以絕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
豐委積去末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
厲風俗覈材藝以別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備以
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

絕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
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
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涵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
賦歲無虛時家給人足克然富庶乘牝牡者擯街遠守
閭閻者厭梁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
之上賞諂諛成俗微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
之士鴻毛祿位泰山名詛姦夫纖萌望風摧落抑何士
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威
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
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粵故司馬大史公有言今中國
一統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

後遂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戎狄微戎狄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以漸取之耶抑一舉而覆之邪抑亦待其自亡邪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未易諉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竒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抵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微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迂勿迫科別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

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即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即位已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即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一者天之所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曆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律爲德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之位保合大和則元之用

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黃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間皆一元之功用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非文王夫子孰能明之至神農黃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氣之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巍乎天地不足爲大纖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萃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俞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祚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蔽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拂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

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得而言之否邪人謂祈招之詩緩而未切引裾之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之心一乎前聖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畫煌煌垂訓明白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備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又曰場屋私弊售僞亂

真法令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大哉 聖謨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吐平時之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得實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凡於講學事親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分別忠佞之事莫不該貫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居其聖樂善忘義好問弗倦者何耶蓋昔者總章之訪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虢度於閔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卷卷若是

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忘勢耶然當時之所咨所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沉潜高明之用夫明而不苛斷而不復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有皇王帝伯之辯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否耶夫天也日月星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

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
皇卽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
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
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末年所就迄歎其初彼堯之兢
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
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舉不足與是
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高
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
闕踈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熙之盛其信然耶繫欲振
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昉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
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

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倚之德以參
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
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
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益
殫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閣職

問雕題卉服被髮左帶之種蓋自上古聖人固已委之
窮荒之外彼其一起一仆一盛一滅皆其醜類蛇吞獸
攫互相搏筮互相雄長而吾中國未嘗問焉然五帝之
時葷粥已逐不知猾夏之蠻果其種耶或粥已微而別
有蠻邪夏商之際戎稱不一不識漢初冒頓之盛果其

類邪抑諸戎悉併而淳維忽起耶至若五種之胡散漫中土磐牙根抵虎眈鴟張乃日未靡旃胡亡胡存狄吞狄滅然或十年或數十年而盡亦或百年而乃殲抑何久近長短之不齊耶然則由五帝更三代以至于秦漢則所謂以戎滅戎固甚較著至若力所不足而求助於中國者亦時有之呼韓邪欲圖郅支也而請援於漢黠戛斯將滅回鶻也而借力於唐不知當時中國果何以應之耶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卜曆萬祀蠢茲鞞鞞干迷天紀日月緬藐漫漫百年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故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人火烈穹廬刃交剝膜遂使鯨困失水梟鳴毀巢今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

然以方張之狄臨垂盡之胡咫尺中原遲回累歲未能虜其酋而覆其族何耶豈以萬里逐利兵家所忌鞭雖長而不及腹耶抑初銳末困力憊連年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耶又不然則游釜之魚巢膜之燕尚足以假息湏臾耶雖然連歲布欵約以連衡有如航海市馬之事固若黑白不侔然則果當從之耶慕容請命輸情甚悉而當時廷臣虎斃虎生之說不至坐失事機耶然彭鬣負矢以翼周北貊驅旌而佐漢縱擒伸縮作敵作使古人豈無遺筭可尋耶今欲遣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部一馘渠率再縛狂酋使穹廬之長盡識漢儀辮髮之民咸沾皇化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明神上以

慰列聖之靈下以垂萬世之觀策將安出耶其悉數之以備上之採擇

二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子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米斗固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少年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繆稍二丈

固取於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名將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

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何耶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之賑乏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之則收實効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時群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

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
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耶
夫事迫切者乏宏規騖荒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
時宜之誚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
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頽相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
載穀免傳令民植蕪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留歲儲餘
悉發糶或郡敢遏糴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
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
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
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動不窮亦
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閼使要荒如畿甸
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克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
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
模勿迂勿迫著之于簡有司因得以占焉

禦戎

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
蠢彼韎韞干迷天紀妖焰燭于攬捨腥氣昏于河洛乾
坤爲之塊軋海嶽爲之震蕩翠龍旂鸞偈久東吳日月
緬貌駸駸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馳電舉匪天命威力
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成干櫓
指麾而虎兇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馘狂酋獻
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燾烏章之長頸額虎帳請

命悔罪然後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汛掃宮室脩謁園陵
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
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爲中國臣者疇不頌之而乃事
乖本圖重喪王畧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邊方千里披攘
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繫天爲良由人謀謀
之不臧既往何悔伊欲國威寢伸扞圉雄固以雷雨洗
川澤以清冷釋冤戡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策將安出耶
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
度宜制二十四條以便目前然則以今準昔所謂因時
適治者固當諉之勿問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
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
則周之宣王與其一時依乘風雲之佐由今望之豈真
若神人者孰爲巨孰爲細孰爲當先孰爲可後諸君有
思濟之心而無失得之累者其勿迂勿迫言之將上之
人或有取焉

學校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効可知
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游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
後漢有辟雍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
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
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
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既不盡興而取士又

不盡出於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
造之初首謁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於深
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
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曆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
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寧公卿大夫彬彬多
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曆之建
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
危坐逸之以習射授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
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既取以爲大學之式必不至於
闊疏不識熙豐之學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
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

興大獄爲衣冠之深耻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
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
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
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
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寧出於元
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
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既已荒蕪不治近世名卿大儒
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
得專心於講習既爲之規以示講學脩身之要又爲之
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末分居者未免
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餽餼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

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曆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內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

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勞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闔閭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闋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特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揆以人情寧復剌劾間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

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轡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姦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徃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綽穰皇猷陶民極絜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下上合下符以示其

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絕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萃用昌德崇說旦殷周用顯萃辰丕祚有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宴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死方聞而輒下廷尉者不恕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其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敬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畫指書空憤語架甚何亟予亟奪若

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踈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郎吏輒他顧不荅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往進何邪論相以道德次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廟堂而號丞弼公餽既覆身名擯落其何能效成主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閎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人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衿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繇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五

終

國

石
水
集
卷
五

五

